

沉默的斷裂史：從科大社工到科大講師的自我詰問與辯證歷程

郭志南¹

摘要

什麼是真理？我原先以為那是某種可供信仰、實踐的正確答案或人生價值。即使要面對的是心碎般的悲傷，還是讓人扼腕的悔恨，都無法阻止我追尋它的腳步。曾經，我一心以為師長所教、書本所述的一切就等同於真理。然而，作為一名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從朝陽到政大，由南向北的求學之旅，偶然接連遭遇多位師長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鄙夷話語，才讓我頓時驚覺，原來我所生活的世界早已複雜到無法只使用一個答案和度量標準就教所有人滿足而快樂。那天，就像是個單純無知的孩子第一次經驗了成人世界的運作規則與醜陋真相，被殘酷、難堪又離散的現實輪番洗禮後，望著破碎四散的天真，才痛苦得發現過往師長所教、書本所述、輿論所傳的真理徹底拒絕了自己／科大社工的存在價值。因而，這篇論文企圖透過呈現我從學生時期到成為師者的自我對話與衝突，以及剖析自我不安心靈的過程，藉此超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既有文獻於方法論、知識論乃至本體論的圍籬桎梏，重新辯證「科大社工」的真實樣貌。

關鍵字：科大社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¹ 作者畢業於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E-Mail：heroxheroxhero@hotmail.com

壹、 我為何書寫？

如果說所有的研究和文本都必須置於研究者所處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來理解，那麼動筆書寫本文的初衷，始自我身為「科大社工」的未解疑惑。我先前的研究，主要係以我從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到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求學經驗為田野，探討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內部略為隱諱卻又時常可見的各種衝突，包含社會工作教育體制的階層化與汙名化（社群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學分班成員的偏見與歧視）、證照考試的階級複製（以前段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為主要錄取對象）、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的主體霸權（排除非本科與相關科系，僅以少數主流社會工作學系師生為主體型塑的專業意識型態）等等（郭志南，2013）。此後，隨著碩士畢業後陸續許多與學分班、助人相關科系的社群夥伴對話互動，以及在屏東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的任教經驗，讓我親身見聞諸多身處中、後段學院的社工學子、基層實務工作者的艱辛處境，這些都刺激我不斷反覆思考，嘗試從不同的位置、視角來反省：如果，台灣社會工作社群「對外」得以宣稱是一門兼具科學與藝術，協助弱勢助人自助的獨立專業，那麼社群「對內」究竟該如何面對、瞭解、承認，甚至是悅納某些「腳步稍微落後」或「不太一樣」的社群成員，我們是否已經找到「合適」的方法了呢？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究竟期待著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立基於如此的發想，同時也為回應、追問某些對技職體系科大社工始終抱持惡意的學者教授，也為讓更多人開始注意到問題真相的嚴重性，所以我再次提筆書寫。希望能透過回顧我這幾年的研究經驗和心路歷程，復以鋪陳貼近生活的文字語言，藉此讓更多社群夥伴能夠由不同的生活面向來認識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

貳、 科大社工到底做錯了什麼？

2014 年春末，辭去了研究所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對於未來開始有些許焦慮和徬徨，躊躇思尋著新的人生目標時，電子信箱偶然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的陌生郵件。系主任黃誌坤教授表示因閱讀我碩士論文，故欲於九月新學期聘任我為該系社會工作理論的兼任講師。我沒有考慮太久，很快就接受這份有別於以往的工作。只是，率性應下教職的結果，卻也不禁意識到成為站在台前的教學者似乎沒有這麼簡單。雖然在大學與研究所求學期間，曾有過幾次

擔任課程助教的教學經驗，可是對於接下來是否能夠獨自面對學生、掌握課程運作這件事，不免還是有些疑慮。因而，為了讓自己心裡稍微踏實些，我一邊投履歷尋找著薪資合理的新工作，另一邊則開始到書局選擇合適的理論教科書、構思與撰寫教學大綱、練習將艱澀的理論知識轉化為日常生活的語言、試擬學生個人與團體報告的內容、安排實務工作者演講、編輯教學社群網頁……我努力回想著自己受教的經驗，昔日恩師們任教時的言行舉止，亦步亦趨來回探索著自己該成為一位什麼樣的師者。

於此同時，身旁的友人知曉我即將至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任教後，都逐一捎來祝賀之詞。但在為我感到欣喜之餘，大多數的社工友人不免也都會留下幾句「美和科大社工系學生的程度很差、師資結構有問題」或「科大社工系的學生不好教、問題很多」的提醒話語。對我而言，友人善意提醒的意義是多重且極其複雜且難受的，因為這不斷隱約勾起我長期以來持續刻意淡化的負面身體記憶。縱使憤恨的情緒已隨著時間逐較淡去，但記憶裡的那一幕迄今仍存在腦海一角，始終揮之不去。那天，我從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來到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第一天，師長於課程中一句：**「你是那間學校畢業的，怎麼被教成這樣子！」**的負面評述，首次讓我經驗了作為科大社工的錯亂斷裂。不久之後，我又在社工專協舉辦的社工學子激勵營中，再一次親眼目睹、耳聞頗負盛名的台大教授在台上振振有詞的高談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接著列出全台灣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的課程安排、專業師資比……等各式的客觀數據，然後對著台下的社工學子們疾呼：**「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不應該設社工系，他們的專業師資都有問題……我有研究證實……。」**我永遠記得，當下環顧四週看見諸多旁觀的學子沉默、無感，或點頭如搗蒜的認為理所當然等各種反應，而我只能一臉茫然，冷冷的望著台上口沫橫飛陳述著技職體系科大社工各項弊病的台大教授。

在那當下，我真希望有人能跟我說這是場鬧劇。我已經親眼遇見太多不同社工教授在講台上一邊高喊著反歧視、反壓迫，但這些教授卻也把歧視和壓迫在科大社工身上展演的淋漓盡致。在那瞬間，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社會工作專業，如入鮑魚之肆。

我所訴說的這一切，是真實存在於我和許多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集體經驗及

社會現實。我不但親身經驗過，也曾為此深切自責、百思不解過。後來，為了對抗社群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本質化陰影，我碩士論文就是以此為題，透過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書寫我作為科大社工的所見所聞，挺身追問科大社工的苦難緣由。也因著書寫碩士論文及持續訪談近二十多位科大社工師生的思辨歷程，讓我有機會得以承襲 Foucault（傅柯）的後現代理論，以及 Fanon（法農）與 Said（薩依德）的後殖民理論，循序跳脫單面向的科學實證視野，斷然覺悟自我／科大社工從「個人」到「集體」再到「社會／歷史」的多重困境：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除了要承擔家庭的階級劣勢，以及遭遇社會、教育體制的制度性排除之外，在無形之中更不斷被迫內化將科大社工視為社群「他者／劣者」的專業知識論述（郭志南，2013）。然而，即使我個人得以通透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問題癥結，但當我一次又一次反覆看見我的同窗、我的學生、甚至是我的同事依然不斷遭遇相同的偏見、歧視時，我很快就又面臨我究竟該「如何實踐」先前研究發現的焦慮。因為，即使知道問題的真相，但依然無法知曉如何改變問題現況的方法。

參、 究竟該何去何從的科大社工？

誠如 bell hooks（1994）所言：「教育即自由的實踐」。基於作為科大社工的求學、研究經驗及深刻的自我覺察（或者是說想要促成改變的強烈動機），讓我由科大社工成為科大社工的講師之前，即不斷返身自問：在教授既有的課程內容之餘，我該如何轉化、落實先前的研究發現於課堂之中，協助學生透過認識多重自我的社會位置，進而懂得辨識、處理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制約與壓迫，藉此跨越限制自我實現的阻礙，翻轉以高教社工為主的宰制情境？因而，成為科大講師對我的意義不僅僅只是教學，走入課堂其實也意謂著我／科大社工於社會實踐路徑的轉向——從學術領域的爭論回返科大社工師生的日常生活世界——畢竟，不論完成多麼鉅細靡遺又令人激賞的研究，依然比不上協助學生成長且得以擺脫現實困境，從此翻轉人生際遇的成就感。除此之外，我同時也注意到「教育」雖然一直是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歷久彌新的熱門議題，但與老人、婦女、兒童等相關研究領域相比卻少有文本產出，而且內容又多係以師者視角進行歷史發展或制度規劃的評判、研討為主（沙依仁，2002；余漢儀，2011；林萬億 2000、2010；林萬億、沈詩涵，2008；高迪里，1995；許展耀，2005；莫黎黎，2007；曾華源、黃俐婷，1996；Feng, 2007），歷來少有深入教育現場

紀錄師生互動（莊凱翔，2009）或以弱勢學子為主體的相關研究（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由此可見，對於持續劇烈變動中的教育現場，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顯然還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

那麼，處在無法跟上教育現場的變動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之中，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接下來究竟該何去何從？我在教學的過程中，時常遇見很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卻又十分無奈的狀況：我欣慰的是，當我在第一堂課要求學生書寫包含家庭成長、求學及未來期待自我簡介時，我在簡介的字裡行間隱約發現許多學生來自於單親、家暴、罹患特殊疾病、經濟弱勢的中底層勞動家庭，或是來自偏鄉部落的原住民，他們或多或少曾經失學、輟學，甚至有人曾經三進三出勒戒所，但當他們逐漸在社會站穩腳步，有了一份得以養家、餬口的工作後，紛紛都為了實現自我而陸續決定重拾書本回到校園，更不約而同立志成為社工²。

我常在這些學生身上依稀可見各種社會機制的斑斑鑿痕，特別是當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認份循著考試機制逐漸向上攀爬，一步一腳透過常規的教育成長並取得社會的肯認，但我眼前的這群學生在缺乏家庭資源的支持、奧援下，通常只能跌跌撞撞的用他們身體經驗的痛楚去認識這個社會的運作規則，直接用他們的身體跟這個社會交涉與交換生存和前進的機會。而這也使得這群學生／科大社工雖然沒有辦法直接以 Bourdieu（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或其他符合學術要求的文字符碼來詮釋、定義或解釋自我／家庭的階級劣勢，如何透過各種社會機制而被循環複製，甚至還要不斷被迫接受負面烙印的標籤。但當我邀請他們上台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如何時，只要從旁稍微引導和提示，過往位於底層的生命記憶往往可以讓許多學生迅速掌握貼近日常生活的在地語言來深度同理案主與弱勢家庭的處境。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社會工作理論的完美演繹。就如同我有一個學生曾在試卷上寫著：「他們雖然是不太會念書、考試的頂尖菁英，但他們絕對是知曉該如何活在社會底層的專家」。我看到這些學生充分體現了社會工作理論其實就是一種生活價值的社會實踐，更讓我在他們身上預見了成為一名好社工的無限可能。

² 我有位學生從三進三出勒戒所的吸毒者到安置機構的照顧服務員，後來成為機構的中階主管，從而又回到學校進修，但很可惜的是他在 2015 年初出遊時突然腦溢血昏迷不治。

然而，總是讓我十分無奈氣餒的是：這群學生與既有的社會工作專業時常存在一道極其明顯的斷裂傷痕——當我問他們未來要不要考社工師，他們會異口同聲的說要，但當我追問：「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從以前到現在總共有幾位學長姐考上？」台下的學生全部一片沉默，接著開始有人會反應：「反正沒有社工師也可以當社工。」但我若持續追問：「你們覺得自己可以進去有名大機構工作？還是比較有可能會到薪資不穩定的小機構工作？」時，台下的學生很快又是一片靜默。後來，偶然有學生私下向我坦承他當然知道要／也想要考社工師證照，但他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不擅長書寫、考試的自己，錄取社工師的機會十分渺茫，但他卻又很直接坦承自己很難考上／根本考不上這件事。考或不考，對他始終是個兩難的矛盾；此外，也有學生向我反應：他們其實也很清楚自己／科大社工於就業市場中的劣勢，他們比一般普通大學的學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累積和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特別是在某些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抱有偏見、歧視的工作環境。就這樣，我發現這道來自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體制的深層斷裂，一點一點的限制、侵蝕著這群學生的自我想像和作為社工可能性，同時又再一次複製、深化了他們過往於考試聯招制度下的挫敗經驗，然後讓這群學生／科大社工反覆經驗一次又一次的遍體鱗傷。

置身教學現場的經驗，除了讓我得以更細膩的反省自身教學能力需隨著學生的多原樣態隨時調整之外，也更加篤定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社群長期以來缺乏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瞭解與認識，同時更沒有認真看待技職體系科大社工成為一名好社工的可能性，某種程度更是在無形中限制、阻礙了他們人生發展。於是，綜觀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問題處境，社群目前約莫可以分類成兩種研究取徑：一種是針對「科大社工」個體學習／專業能力低下、專業師資不足、師生比過高進行評判（林萬億，2010；陳武宗，2004；簡春安，趙善如，2010）；另一種則是試圖透過個體於階級出身、教育資源的落差逆境，進行群體的分析探討（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蔡維雅，2014），或是更進一步企圖以多元主體的知識論進行差異經驗的對話（王增勇、陶蕃瀛，2006；王增勇，2014）。

不過，無論是科學實證的方法論或追求多元主體的知識論，若我們對問題的探索僅止於單純、片段的描述「客觀」現實，或提供理論層次上多元主體的正當性，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深刻的捕抓弱勢者精神分裂失序在真實存在層次上的痛

苦，亦不能對於無所適從的斷裂經驗提供療傷的策略，因為多元主體的文化資源和歷史傳承通常是相當薄弱的（陳光興，2006：112）。有鑑於此，我認為台灣社會工作社群接下來不應僅僅只以傳統的「實證方法論」或後現代的「知識論」進行解構探究及理解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相關爭議，而應要嘗試以後／去殖民的「本體論」來重構科大社工的主體經驗。換言之，如若要處理近十年以來幾乎已如影隨形又糾結纏繞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諸多爭議，那麼紀錄相關文本的工作就絕不能再假手於少數的學術菁英，這一次應該要試著由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師生來定義、詮釋屬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一切，藉此重新建構真正屬於科大社工的自我／專業定位——也就是，**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該如何實踐真正屬於「科大社工」的社會工作專業？**——只因，不同的階級出身，往往對應著極其不同的生命經驗和生活價值，特別是大多數的學者／中產階級家庭通常生活在與科大社工／勞動家庭處在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世界（hooks, 2009）。也就是在這裡，我斷然覺悟了如要改變現況，科大社工必須要開始學會「做自己／做科大社工」，更必須要開始去重新認識及敘說被主流論述淹沒的「自己／科大社工」。

肆、 還未能終結的探索

我所想要追求的，並不是虛無的幻影，更不是引發社群內部的仇恨和衝突，而是追尋能夠讓所有社群成員得以對等存在與尊嚴的思想。特別是當林萬億（2000：124）以「特例」形容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前身，或是聽聞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學子對於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起源始自東海社會工作學系能夠朗朗上口，但卻對於技職體系創立社會工作系的歷史進程含糊其詞又不知所謂，甚至相互嘲笑、攻擊時，我們就理應要開始有所警覺。遺憾的是，少有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發現—屬於社群後進者的科大社工並未掌握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史及自我本體的詮釋權，更從未發覺科大社工持續活在主流高教社工所主導的歷史陰影之下—回顧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之起源，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高教社工的教授先後來到技職體系的專科院校，一方面隨著教育體制的擴增和變遷，另一方面則藉由他們的雙手和想像，創造了科大社工。然而，我必須說，今日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當初僅僅只是創造，透過他們自我對於社工的想像，也就是透過自身曾作為高教社工的主體經驗，在技職體系創造了所謂的科大社工，但他們卻忘

了重新賦予「科大社工／高職生」全然相異於「高教社工／高中生」存在的歷史意義。

這幾年思辨的問題的歷程與對話的經驗，讓我越來越確定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眼下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沒有屬於自己的歷史，沒有掌握定義、詮釋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論述權，而缺乏勇氣和行動，附庸於主流高教體系社會工作學系所敘寫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歷史的結果，就是持續任人魚肉，只能做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卑賤的客體／他者存在（郭志南，2013）。這一切彷彿就如 Fanon 昔日對於西方社會最真摯的呼喊：「黑人的靈魂只是白人的創造物」。對於始終無法面對、擺脫來自於主流高教體系社會工作學系壓迫的技職體系科大社工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始終認為，真正的「進步」和「專業」絕非是藉由貶低相對弱勢的他者來突顯己身。相較於過往許多賤斥、責難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知識份子、社工大老，幾乎都無視自身所擁有、享受的歷史、階級、資源優勢，就趾高氣揚的不斷攻擊社群後進者的頑固低劣，但這些享有資源的壓迫者卻從未試著放下或分享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優勢來促進社群集體的進步與繁榮。是故，我今天選擇的方式並不是收集證據撰文批判，或是藉由評鑑制度的指標來質疑非本科系出身的師資³，甚至是直接否定技職體系的學子成為專業助人者之可能性，我放下了在問題中找問題的實證邏輯，嘗試走入科大社會工作系師生的生活世界，與遭遇問題的夥伴一起返身認識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社會／歷史位置，共同承擔他們的經驗和困境，並共同抵抗和改寫負面的社會／歷史銘刻，真正與遭遇問題的人們共同思考、尋覓有別於主流社群成員卻又能夠屬於科大社工，甚至是能夠包容多元助人主體的生存樣貌。就如同十多年前高教社工脫離社會學系的獨立歷程，我深信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有天也將得以徹底擺脫、拒絕來自於高教社工的歷史陰影，創造全新的歷史道標。

縱使，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或許還很遙遠，但由衷期待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真的

³ 我在研究訪談或演講時，不少非本科系出身的師長都曾對我分享過他們在評鑑時被某幾位社工大老當面質疑教學能力的難堪。

能夠與更多的社群成員共同擁有那一天。

參考文獻

- 王增勇（2014）。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玄奘社會科學學報*，12：1-18。
- 王增勇、陶蕃瀛（2006）。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
- 余漢儀（2011）。「社會工作教育反思：承諾抑或背叛？」，承諾與失落：當代臺灣社會工作省思學術研討會，11月4日，嘉義：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臺灣社會工作管理學會、臺灣社會政策學會主辦。林萬億 2000、2010；沙依仁（2002）。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現況及發展。*社區發展季刊*，99：5-23
- 林萬億（2000）。我國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教育的發展。*社會工作學刊*，6：123-161。
- 林萬億（2010）。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後專業主義的課題。*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2：153-196
- 林萬億、沈詩涵（2008）。19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的發展。*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期刊*，12(1)：219-280
- 高迪理（1995）。社會工作教育在轉型社會中之因應策略，收錄於林萬億主編，*臺灣的社會福利：民間觀點*。台北：五南。
- 莫藜藜（2007）。台灣社會工作學科教育的發展與變革的需求。*社區發展季刊*，120:30-47。
- 許展耀（2005）。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以1990-2003年碩博士論文分析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郭志南（2013）。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武宗（2004）。誰是社會工作教育的終結者？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jun/30/today-o1.html>，取自2012年8月26日。
- 曾華源、黃俐婷（1996）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本土化必要性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76，53-60。

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不同的聲音：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發展方向的初探。發表於 2008 年 5 月 2 日由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之「2008 跨文化學習與社會工作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蔡維雅（2014）。從學生家庭背景與逆境經驗探討大學社會工作教育。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簡春安，趙善如（2010）。社會工作理論。台北：巨流。

Feng, J. Y. (2008).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 new focu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aiwa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 : 36-49

hook, bell (1994)。Teaching to transgress :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New York : Routledge